

徘徊於歲月光影中的城市文學
——記“2009城市文學節”

作家專訪

散文組盛事

小說組盛事

新詩組盛事

文化與藝術評論組盛事

2009城市文學創作獎頒獎禮

學生創作及譯介



名家談文化及藝術評論： 魏時煜、毛尖、林沛理、譚家明

——文化及藝術評論座談會(2009年2月16日)

黎智琪、俞冬妮

魏時煜：今年城市文學節第一次開了文化與藝術評論小組，今天請到的這三位嘉賓就是我們的評委。毛尖小姐，她在香港科技大學讀的博士，所以有什麼問題用廣東話問她也是可以回答的。毛尖一直在寫影評，我的很多學生都很愛她的影評。我看她的第一本書是《非常罪非常美》，是寫影評帶有個人視點的，怎麼樣看一個電影，怎樣跟自己的生活細節放在一起寫的一種文字非常好的影評。林沛理先生，他是muse《苗》雜誌的主編。林先生以前也給良友雜誌寫評論。我認為他是其中一個在香港寫評論寫得很好的人。林先生剛才在演講的時候說，寫評論你不能說好或者不好來評論，當我用好這個詞，它的意思就是說他的影評就是會讓你思考延伸，會讓沒有看過這部電影的人想要去看這部電影，這是我認為一篇影評好的標準。譚家明先生，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名導演。他也做編劇和剪接。他上中學的時候，也寫過很多影評。那個時候是歐洲新浪潮電影迭起的時候，那個時候他看了很多法國、義大利電影，從小寫影評。我想請他們三位和大家分享一下他們看電影的感想。那我們先請毛尖講吧。

毛 尖：那我拋磚引玉講一下吧。我是業餘的影評人，不像其他兩位老師一樣是專業的电影人，我開始的時候只是玩票性質的。

我的個人體驗，就是要大量的閱讀文本，包括電影文本。我最佩服的佐藤中南，倒不是說他的影評有多麼好，當然他寫得很好，但是我覺得他的意志力非常驚人，他堅持每天看五部電影，我自己也嘗試過有一個星期每天看五部電影，到後來，說實在的再好的電影每天看五部也會有生理上的不舒服，感覺這不是我個人能力所能承受的，但他就能堅持。他的電影評論基礎是在一萬部開始起步的，不像我，只看了一千部電影就覺得我看了很多電影，開始評論了。當然這樣也有好處，這樣你敢說大話，很多時候，你的觀點也可能來自不成熟，來自你的閱歷不夠，你敢說出很多話來，有時候看了很多電影，可能你就不敢說話了。但是我還是覺得，作為一個優秀的影評人，還是需要有大量積累的。我的另一個感受，就是不管是爛片還是好片你都需要看。我因為也在學校教一些電影課，學生經常會讓我開一些電影目錄。剛開始起步的電影觀眾，我會給他們開些經典的電影目錄，但是一些成熟的電影觀眾，我會建議他們什麼電影都看，包括我們稱為爛片的也看。我認為這樣的好處，一方面是給你一些自信心，讓你明白自己在一個怎樣的位置；另一方面，看好片也讓你想到你的前面在哪裡，給你自己一個座標。我自己也有一個苦惱，跟同學們分享一下。有的時候影評寫多了也會有一種苦惱，這種苦惱是來自專業的苦惱。我說專業可能譚老師會笑，我們怎麼會是專業的。可是有的時候影評寫多了，會覺得這個細節好，看電影的樂趣會流失掉了。比如說我們都知道的侯孝賢的電影。我第一次看他的《戀戀風塵》的時候我覺得這個電影非常的好，我非常的喜歡。當事隔多年，我再次去看這個電影的時候，我老是在想他的鏡頭，想像他為什麼要設置人物的走向。這讓我很苦惱，看電影變得好像很功利，但又是一種極不功利的方式來表達的。這是我前一段時間經常會覺得看電影看多了，失去了看電影的很多樂趣。

林沛理：其實寫評論最重要的東西，是與影響到的東西保持一個critical distance，這個批判性的距離其實是一種美感的距離。如果你完全投入，你是不會被這個電影這個作品影響的。電影要你

投入，但這個投入是一定程度的投入，否則的話你就沒有這個美感距離。所以這個美感距離是必須的。當你寫評論的時候，你不但要注意這個美感距離，你還要有一個所謂的批判性的距離。也就是說，你比平常人要做更加多的思考的東西，當一個電影一般觀眾覺得感動就足夠，但一個寫評論的人，當你受感動的同時或者感動了之後，你還要反省一下為什麼你會覺得感動，這個電影做了什麼讓你感動，你覺得感動本身的背後，有什麼價值值得去尋找。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色戒》。《色戒》這個電影很多人都覺得感動。覺得梁朝偉即使是一個漢奸，但終是一個有情人。最後有一幕湯唯被槍決之後，梁朝偉在湯唯睡過的床上追憶她，眼裏有淚光。很多看電影的人、評論人都覺得很感動。一般的觀眾只可以停留在這個感動的地步，一些表達能力強的人可以講給你聽他為什麼感動。但是一個真正作評論的人，他不單只要覺得感動，不但只要講給你聽他為什麼感動，他要分析感動背後是什麼，能體現出什麼樣的價值觀，我們怎樣看感情，對愛情的幻想是什麼。這些我講的都需要批判性距離，如果你有批判性距離，你看電影要從文化的角度，看這個電影是怎樣進行角色處理的，而這些角色的處理和張愛玲的原著有什麼區別，這些區別表達了什麼，與電影想傳遞給觀眾的本質有什麼關係，當我們認同這個東西的時候，又是反映了我們怎樣的價值觀呢。當你從這樣的角度看的時候，其實你已經在寫一篇所謂的影評了，這已經是一篇文化評論了。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有志於寫影評，你應該從什麼角度好呢？你其實可以從文化的角度考慮，這不但是一個技術的東西，而且也不會剝奪你閱讀的樂趣。我覺得寫評論不應該是一個做功課的心理，其實我覺得你持之以恆的寫評論寫得很好的話，是因為你在評論之中找到了樂趣。我覺得從文化的角度去影響閱讀，其實最終會給你更大的樂趣。

譚家明：我就從創作人的角度談怎麼樣看這個事情。其實我主要是拍電影的，至於寫影評是我做學生的時候的活動。但是寫評論和創作對我來說，其實是同一樣東西，就像是一個銅錢的兩面



一樣。其實我當時寫影評沒有寫很多，寫了不足二十篇，有些是短的，但大部分是長篇的文章。對我來說，寫一篇評論的文章或者拍一部電影，都是一種創作。如果是最高層次的評論，就是一種創作。為什麼呢？因為一個好的評論，它的作者的vision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第二，他和這個評論的對象或者文化的關係很重要；第三，是他的態度，寫評論人的態度是不是很開放、很誠懇、真誠的對待評論，因為被這個作品感動，所以進行創作，這個我覺得很重要。當時有幾個影評人是很有影響力的。一個是英國的影評人叫Robin Wood，他出過很多書，其中最權威的一本書講電影的直覺。他的方法同一般評論不同，一般評論篇幅很短，但他的評論可以寫一本書，他很有耐心，娓娓道來每個場景地分析。分析不是個人的喜好，他是通過電影語言，講給你聽他的電影的世界是怎樣的，然後用電影裏面的證據，給你分析他對這個證據的看法。但是支撐他的評論的是他很豐富的感情。他的評論語言很平衡，他很intelligent，又很emotion，這兩樣東西達到平衡是很難的。評論要你沒有看過這個電影，但是卻能從評論中深刻體會到這個電影；第二是即使這個電影很深奧，內容很深沉，但是文字出來卻是很淺顯的、很平易近人的、很有feeling的，這是很難得的評論文章，你會覺得這個人把評論提升到了一個創作的層次。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電影學者是Andrew Sarris，他將法國新浪潮電影的理論引申到美國發揚光大，寫了很著名的

書《American Cinema》，對所有美國的電影分開類別。那他同Robin Wood剛剛相反，他雖然很簡短地介紹電影和作者，但他對它們的研究還是很完整深入的。他們的方法完全相反，但給你同樣的空間去思考。我當時是很受這兩位作者的影響的。當時我寫評論文章比較鍾意Robin Wood的方法。我當時寫過一篇文章差不多一萬字，我寫了差不多兩三個月，逐層去分析，我覺得這是基本的態度。我不知道人的生命有多長，但是時間是寶貴的，所以做這個事情，我覺得首先是要值得去做，有意思去做，否定性的文章我覺得沒有必要。做文章起碼要你覺得對這個電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有感受去引申你自己的人生，或者通過這個文章能有和作者作品的互動，所以我反而認為全盤否定是沒有意義的。我覺得要寫一些美好的東西，這個世界黑暗的東西這麼多，我寫一些我深愛的東西是一種分享的過程，這樣的事情我覺得是比較值得做的。寫影評是一種對於創作的體現，是一種交流的過程，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所以對於我來說拍電影和寫影評是一樣的合二為一的。比如高達的作品，你通過他的作品他的創作，知道他對社會的評論，對於現代人生活的評論，所有的東西都是philosophical的，他的作品不是教條式的，是很有趣的、很有感情的流動的，這是很難得的。所以我覺得創作也好，評論也好，有件事是很重要的，就是知識感情上的評論。

魏時煜：我用幾句話總結一下。林老師有一個觀點就是你寫影評的時候，自我的觀點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自我觀點，那麼你寫的影評是沒有意義的。同時他早上在大會上講的時候，同譚導演是一樣的，就是你寫影評是一個創作的過程。拍電影是創作的過程，寫影評也一樣，是一個反思的過程。高達做電影的時候是一個反思的過程，有一個知性和感性，或者我們說理性與感性的平衡過程。這對於你不管是做電影也好，還是我們做評論也好，都是很重要的。那麼現在就看看大家對三位嘉賓有什麼問題要問的。

學 生：我想問一下林先生，你做評論會不會影響你作為一個單

純觀眾的直接快樂呢？

林沛理：會的。就像你不能把你的女朋友變成老婆一樣。但是把女朋友變成老婆，你就可以和她有很多閨房之樂了。那麼我作為以寫評論為生的人，我看電影看了這麼長時間，已經不能為了pleasure去做這件事情了，但是我們會嘗試把自己當做不是一般的觀眾，當做super reader，你是一個比普通的讀者看到更多的人，這是一種痛苦中的快感。一方面你會覺得好辛苦，你要看一些不是很好看的電影，或者不是你喜歡的類型的電影，比如說《南京！南京！》，其實我不是很鍾意這種類型的電影，我對中國近代史有抗拒心理，但是這是一部很重要的電影。所以我說當你看電影的時候，作為一個評論人，我們是有責任對讀者或者是對自己，去嘗試看多一點點的東西，比一般人看到多一點點的東西。那這多的一點是來自哪裡呢？就來自剛才我講過的critical cultural perspective，來自於你是帶著什麼去看電影的，可能來自你的經驗。這個經驗分兩方面，一方面是看電影的經驗，比如說譚家明，他看過這麼多電影，就會有frame of reference，這個frame of reference就好似一個座標，會讓你將這個電影與其他同類型同題材的電影進行比較。所以當你帶著多一點的東西去看電影，你就會看到多一點的東西。另一方面就和你是一個怎樣的人有關係，如果你是一個空白的人或者是一個沒有思想的人，無論你看多少豐富的電影，你都看不到任何東西。所以看電影就是要過度詮釋這個電影，或者是用the most interesting way去詮釋。有很多人說專業影評人是一個痛苦的職業，因為你把你的興趣變成了你的職業。但是我覺得電影最大的樂趣，不在你真正看電影的樂趣，最大的樂趣在於你聊電影的樂趣。當你看到一部好的電影的時候，就會有欲望與人聊這部電影。所以當你看影評的時候，你會希望看到影評人和你有相同的感受，所以我覺得電影是最能夠get people talking的東西。從討論電影的樂趣來說，影評人在這個方面有更大的樂趣。看電影寫影評能夠給你同人爭辯的樂趣，不管是與讀者或者自己同自己的溝通。只要電影給你同人討論的樂

趣，我覺得寫影評就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譚家明：我要補充兩句。寫評論文章是與作者作品本身探索的過程，這個探索的過程一定會充滿好奇，好多東西可以發掘的。即使你很瞭解這個作者，但每個作品都是有未知存在，你可以探索這個作品是怎樣解釋一個具體的東西。當你很熟悉電影語言的時候，就能給你更大的快樂，因為你可以更加深入地瞭解到電影是怎樣通過聲音影像，來達到這個東西。所以你的這個發掘的過程是充滿刺激的、好奇的，能讓你更加快樂地享受電影。比如說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中，主角在山上討論政治國家大事，背景是一片梯田裡有一隻牛在耕種，為什麼要有這樣的場景呢？前面兩個人正在談話，後面的背景其實是整個中國的狀態的縮影，中國農業狀態的縮影。真正瞭解可以使你更加深入這部電影，可以給你更多的快樂。如果你是一個空白的人，你就不知道這個背景其實是給你好多聯想的東西。這樣，評論帶給你的負面的東西，就變成了正面的了。我自己喜歡剪輯，如果是剪好的片，我會感到快樂，如果剪到很垃圾的片，比如廣告預告電視開場片頭，雖然很垃圾，但是你通過一個重新創作，能把很垃圾的東西變成一個很好的東西，其實這個快樂是更大的。

學 生：這個問題可以問每一個人，當你看完一部具體的影片，你覺得你什麼時候可以動筆？就是說當你看完電影之後有一個想法，你會覺得這個想法成熟了，還是說你會聽取別人的看法，然後你會修改自己的看法嗎？

毛 尖：我是這樣的。我在國內寫影評，很多都是新片速遞的，所以我會今天看完可能當晚就要寫出來。對我來說可能還是要看長度，如果是八百字的，那我可能當晚就會動手，但如果是八千字的，那我可能就不敢了，我可能會查看一些相關的評論。比如說我沒有看過譚先生的作品，那我可能會把他以前的作品去看一遍，當然是盡可能的，我可能拿不到這麼多影像資料。我覺得主要看我是為誰寫作，我的潛在的讀者是誰，我的文章是做什麼用的。因為我在報刊上寫文章，要求速度很快，那就只能在第一時

間寫。我覺得如果你以後要做影評人的，你還是要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不能說是準確率吧，不像數學有對或者錯，各人有各人的觀點，但是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當年閱讀電影是在怎樣的一個判斷力和水準上，你第一手寫的評論和你事後多年寫的評論大概會有多大的差距。我基本上也不會後悔，我覺得第一感覺其實還是非常重要的。

林沛理：我想可以分開現實與理想兩方面。作為影評人現實上需要面對“死線”，比如要為日報寫影評，晚上看過試片後，就要在當晚寫好文章，這個情況常會發生。我想這也可以部份解釋到為何香港人的影評水平低落。但如果理想地看，不單去考慮何時去寫，甚至會考慮是否寫，視乎那電影能否啟發到我去想一個更大的問題。比如為《葉問》寫影評，寫它的動作有多好是沒有意思的，我認為影評人最不應該做的是 saying the obvious，把人所共知的事再說一次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寫評論最重要是有 insight，洞見。寫評論的關鍵不在於何時，或是否寫，而是影評中有否 insight，而這個洞見可能是來自一個盲點。任何評論人，甚至最好的評論人都只能從一個觀點去看，或者說一個“批評的視角”去看。即使你在一個 advantage point，一個比較高的觀點去看，仍無可避免地帶有偏差，在那觀點你可以看到別人看不到的，但同時也只能看到自己所能看到的，所以我常強調，可以有最好的評論，但沒有一篇評論是 last word，即別人不能再回應。有自己的偏見不要緊，沒有人沒有偏見，也沒有人沒有自己的價值觀，做評論時人往往帶進了些心理的包袱，那是不要緊的，也不可能不存有，問題是你是否持有自己的洞見。毛尖寫評論的態度很值得學習，我覺得也會令很多在香港寫評論的人覺得慚愧，如此認真，又會為寫評論做研究工作。我想香港人不會如此做的，原因是整個城市不習慣，不鼓勵深度思考。另外，並不多香港電影作者是值得被人花上這些功夫去做評論。香港好像變成了沒有電影作者，也沒有香港電影，香港電影的身份是愈來愈模糊。其實香港電影有否作者呢？這是個很具爭論性的問題。沒有

電影作者就是說香港電影沒有一個強烈導演或作者的個性，和投射出自己的視野。當面對這種香港電影，就很難說服自己用毛尖這種認真的態度去看待。這是雞與雞蛋的問題，這種香港電影的水平令電影評論的質素，及一般“講電影”的質素低下。

魏時煜：我想問譚家明。有時我看到學生的影評寫得不好，會問學生把那電影看了多少次，原來他看了5次，但他也沒看到最基本的東西，可否分享一下觀眾看電影時需要看到的東西？

譚家明：我自己寫影評的經驗是，當初我自己作為一個觀眾，是喜歡看電影，對電影理論、美學上沒有什麼認識。如果要寫影評，首先要認識電影語言。作者如何通過電影的手段和語言去表達故事和信息。這方面一定程度上需要個人自己主動進修，看一些電影理論和美學的文章是有幫助的，否則普通的看是不能明白拍攝的種類、分別和特點。你可能可以感受到close up有很大壓迫性，但為何要用呢，是需要對電影知識的學習和修養。至於說寫影評時應看多少次。如果說劇情片，不論你願意與否，第一次看都會被情節吸引。但重要是不要停留在故事內容，而去看如果說故事，要看說故事好不好或有不有效，唯有通過比較學習，與相近的電影比較。這些都要慢慢去學習，很難寫幾次評論就能正中要害。如果對電影認識不深或體驗未夠廣，即使你有心想做也很難達到。主要而言是不要單單看故事內容，而是如何說故事，就可以幫助你更深入去了解電影作品的好壞。

林沛理：譚家明所說的，重點是一般人看電影只是看劇情，高層次去看就是story telling，如何說故事。

觀眾：想請嘉賓分享一下自己的寫作經驗，最近看過的一部電視令你有很大感受，使你想去寫影評，而當你寫影評時，覺得這部電影在哪方面啟發到你。比如說馮小剛的《非誠勿擾》和《葉問》。

毛尖：剛才你提的《非誠勿擾》和《葉問》我都寫過影評。我看《葉問》一下子就非常喜歡，不是因為其中愛國主義，而是因為甄子丹打得很好看，他打的那個手法讓我想起了傳統香港的電

影。其實它故事設計有很多破綻，故事設計不是很完滿，但是甄子丹演葉問的時候讓我想起了香港的電影黃金時期，所以就有一個衝動想去寫。我覺得香港電影就應該往《葉問》這個方向走，《葉問》的表達手法，又回到傳統香港電影讓我們大陸感到興奮的地方。這些年拍了很多港片，但太著重大陸的，表達一些大陸的思想。我覺得《葉問》很有香港的本土性，不是說它的意識形態，而是在影片中我看到香港電影黃金時期的一些東西。《非誠勿擾》我也是寫了影評，我有一點特別不滿的，就是故事中兩人談戀愛跑到北海道，因為北海道政府給他們很多錢。在韓國和日本電影中，都不會跑到中國來談戀愛，他們都在本土。而且韓國演員他們吃飯都吃得很精細很好吃，吃完還要說很好吃，我們的電影都是吃西餐，因為西餐拍得好看，而中國菜讓未上來就打，把中國菜都打翻。電影就流露出對自己本土東西的不珍惜，吃東西吃西餐，談戀愛跑外國，電影中很好可以傳承的就放棄了，而一邊他又說要給本土電視作示範，其實他很多時候也沒有把本土的東西拍好。《非誠勿擾》和《葉問》就有個對比，《葉問》又回到香港電影對本土的珍惜：詠春拳。所以這些就讓我有寫作的衝動。

林沛理：其實這兩套電影都是很好的例子，我不會把他們當藝術品般欣賞，而是很成功的商品，去解釋一下為何是成功的商品。其實葉問是一個民族英雄，而香港電影很久也沒出現民族英雄。香港要找一個香港人也認同的民族英雄很難，因為香港事實上沒有，要麼就與功夫有關。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時，所出現過的一個會功夫的反殖民統治英雄就只有李小龍，但他不是真的，只是個銀幕形象。到今天的政治正確性是要愛國時，香港人需要一個民族英雄，而葉問是與香港有關係，他是李小龍的師傅，這就引起很多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香港電影的黃金時期等，所以香港人能認同葉問並不偶然。對一部民族英雄，抗日的電影而言，《葉問》有一個大團圓結局，它是抗日而不悲情，對比《精武門》的結局相差很遠，民族悲情已不符合現在的大氣候，現在中

國如此強大，又辦完北京奧運，《葉問》是完成符合現在政治社會氣氛的電影。所以即使不計算影片內成功的地方，武打場面等等，從一個社會文化的角度看，也能解釋《葉問》的成功。至於《非誠勿擾》，其實不單是《非誠勿擾》，香港電影黃金時代也好，都暗示了香港這地方是不能生產愛情，我們最成功的愛情電影《秋天的童話》是在New York拍的，這其實很荒謬。另一套近期成功的愛情電影《甜蜜蜜》，又是在美國New York拍的。其實可以說這是對香港很嚴厲的批評，這個地方是不能滋生愛情的，愛情在香港發生是不可信的，其實大陸亦然。當整個國家富裕了，大陸人對自己的身份是很自豪，但如果從這套電影來看，大陸人對自己仍有一種很深沉的自悲感，不單生硬地將愛情發生的場景搬到北海道，其實北海道的部份與其餘電影部份是很不配合的，甚至有些鬧劇的味道。而且，葛優得到舒琪這夢中情人，其實隱藏了很多對大陸的批評。葛優雖然在道德上優越過舒琪，又富有。舒琪當然是台灣女星，其實也代表了港星。仔細去閱讀這兩人的關係，葛優仍然覺得自己不配舒琪，最後得到的是身體有缺憾的舒琪。就是說，今天大陸人在道德上勝過香港人，經濟上已經遠遠超過香港人，但大陸人基於種種原因仍是有很深沉的自悲感，覺得自己不配香港最好的東西。他也對香港最好的東西有很複雜的感情，舒琪代表很美的但道德上是有缺憾的人。這就是我的一些看法。

觀眾：今天聽到幾位嘉賓們的分享，寫影評是在知性和感性上運作。寫影評時需要很多對電影語言和理論，知性上的認識。那麼可以與創作這感性的東西共存嗎？好的影評人可以是好的創作人嗎？

譚家明：對電影知識和美學的認識，當然可以幫助更準確地營造電影中某一種的影響力，這是重要的。電影創作的手段和工具，能幫助達至到某一種的效果和影響力。了解這些能讓你容易去感受和掌握電影最終的成敗。就如醫生不可單單開藥，而是需要診斷，診斷的過程就是評論的過程。純粹說這個電影令你感動，或

喜歡與否，這些人感受是沒有意義的，任何人也可以做到。好的評論人要好像法官，將所有的呈堂證供，所有的證物提出，逐一檢查檢視，這些是活生生的證據，這是比較可行地去決定作品為何有這個效果和成績。當然個人觸角、文化修養也很重要，這些是很具體，實在地，使你更容易去掌握。

林沛理：我覺得不應該將知性和感性變成兩極。其實心是最聰明的，用心不代表不用腦。感動其實和知性不是兩種不同的。

譚家明：也可以說是潛移默化、融會貫通的意思。創作時需要直覺，但作為創作人你需要認識工具和技巧，語言的掌握。但當創作時不會仍想著那些工具和技巧，而是潛移默化，融會貫通，憑直覺而行，背後有著整個文化去支持。

觀眾：老實說，我很少看電影評論，因為你自己去看，為什麼要有先入為主，或者事後別人的感受。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太商業化，現在都講票房，絕大部分是吹捧文章，真確的都不多，都是騙人進戲院。我自己喜歡看香港國際電視節，每年都看，但中國的電影極少看，特別不看香港的電視劇，因為他們都不重視編劇。另外，我支持評論員不是附屬，而是評論作家，評論本身就是創作，而且應該有自己的看法。

魏時煜：謝謝你的意見，還有什麼問題？

觀眾：我現在看電影有一個問題，我到香港來讀書才開始看香港的電影，現在我發現我腦子的思路都是香港人的思路，那怎樣可以回到自己的想法去看電影？有一些什麼具體的做法可以建議？

魏時煜：毛尖，你剛剛來到香港的時候有沒有這種困惑？

毛尖：可以是相同題材的作品再去看一下，這個怎麼拍，法國人怎麼拍，美國人怎麼拍，可能會跳出一點。跳脫出香港的語境，看其他國家怎麼處理這個題材，兩面去看，可能會讓你好一點。其實說實在我自己也沒有跳出來。我其實有個專業的苦惱，因為看電影看到後來會老是帶著問題來看，其實我的困擾跟你的困擾是一樣的，我自己也沒辦法解決。我自己看法西斯電影，其

實非常矛盾，法西斯電影有非常高的情節性，如果我對他進行美學認同的話，我是不是就變成一個法西斯分子。所以，這個也是很困擾我的問題。我自己的一個做法，就是有時會看大量的電影，打亂一下自己的情緒。其實很多時候，可能是自己喜歡的東西也是無法去評論，以前最喜歡看的是武俠小說，金庸的故事我也沒有寫過評論。其實很多時候都會非常矛盾的，你的這個問題，說實在我覺得沒辦法解決，只能靠你大量的閱讀，將你的情緒轉到其他地方，問題可能好像一下子消失，但還是會一直存在的。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這個專業的苦惱它會一直在。你背著它往前走，它其實又是會促進你往前走。